

謠言止於智者 中六丁 馮焯林

「同學們，今天的課到此總結一下，對流是指在氣體或液體下以粒子流動的形式把熱傳遞開去，而且下次小測的範圍是冷縮慢……」

唉！好無聊啊，物理甚麼的就讓那些整天躲在實驗室的科學家研究就行啦，我托着腮望向窗外那些被炎炎烈日曬着的途人。我就在白日夢中被刺耳的打鐘聲鬧醒了。

「太好了，原來那麼快就放學了。很好，讓我趕快回家玩昨天未通關的遊戲吧！」我暗喜着。此刻我突然被前面那群人嚇倒了。「不是吧，那麼邪？」「不就是嘛！真的很猛啊！」「我聽說啊，那些『髒東西』在晚上的眼珠掉在地上了，所以才像是彈珠掉在地上的聲音」前面那群所謂的靈探組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。「喂，允行你要不要加入我們啊？下星期天，晚上八點在學校集合，我們要到舊禮堂一探真偽！」思賢作為靈探組組長，不斷遊說別人加入他們。

看來這個靈探很好玩嘛，比起物理好玩多了，於是我拋下一句：「好吧！」就回家了。

翌日早上，思賢他竟然沒有回校？聽說他好像是病了，才不回來。可是思賢一向很強壯，而且昨天仍好好的，怎麼突然？「聽說思賢昨天獨自一人就去靈探了，可能招惹到它們了吧！」班上的同學都在議論紛紛。我於是有些退卻了，可是我是敢深夜玩恐怖遊戲的男子漢，怎麼能就這樣懦弱起來呢？於是放學後，我留待至晚上八時，為了一探究竟。我從自修室離開時，關掉了空調和窗戶就沿着走廊去到舊禮堂。我其實非常緊張，緊張到出手汗了，但又死挺着腰板，舊禮堂那裏漆黑一片，然後傳一陣彈珠落地板上，反彈數次的聲音，突然一陣狂風吹向了我。「不是吧！那麼猛」我轉身撒腿就跑。幸好，我沒有着涼感覺，只不過晚上不斷作噩夢罷了。

這時，我雖未確實看到「它們」掉了眼珠在找，可是我已經由之前的不信鬼神變成現在的多信少疑。

「同學們，週末有好好地溫書嗎？現在來個教擊小測啊？」當我和其他同學紛紛表示怨言時，我同桌——修端，已經拿出要用的計數機和文具了。「甚麼嘛？這很簡單啊！用屁股想都知道是冷縮熱漲了。」我為我們天資感到暗爽時，傷端已經把小測做好，並開始檢查答案了。這才過不到一半時間啊！我猜你就是一書蟲罷了，雖然早日我們有說有笑，可是每逢考試、小測時就是看他不順眼。」我在心中嘮叨了一陣子。

小測完之後，我問修端科學有甚麼用？其實我是故意挑釁他們。因為多半我想他的答案都是官腔的，所以我把現在的謠言說給他聽，希望難到他一番。不料，他想了想後就指出了數個疑點，為甚麼在走廊、課室沒有這聲音，為甚麼一定要在晚上有聲音等等的問題。他邀請我陪他一探究竟，我心中想像的嗎？我說不去，他反問我：「怕了嗎？」「去就去吧，誰怕誰！」可是我心想，糟了我可不想打擾他們了。豈料，第二天修端就說他知道為甚麼了。我也是很出奇。到這天晚上，我和端修一起在夜晚八時多去舊禮堂，可是這次一陣聲音也沒有，狂風也無影無

踪。

我心急地問個不停。而他只是看了燈，打開旁邊的窗戶。然後就一陣陣狂風吹過去，那些彈珠的聲音也開始出現了。原本溫暖的禮堂馬上變冷了。

修端向我解釋到，他昨天觀察了日光照在禮堂的時間，和量度室溫和夜晚上外面的氣溫，然後還說了一大堆科學用語。之後他反問我，「你沒上物理堂嗎？」，這是鋼條在混凝土中冷縮熱漲所發出的聲音。「冷縮熱漲？一個理論原來那麼關鍵，這時我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修端真是個具真正探究精神的科學家，智者。

可能人會被恐懼無知蒙蔽雙眼，讓我們與真相漸漸差開，但是智者總是能洞悉一切。我下定決心要學好物理，成為另一個智者，不為面前的恐懼退卻，只信自己的智慧！